


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 
文書27  
E 116





養浩堂詩集附

文辭

白龍湖看杜若記

湖在米澤城北赤湯村俗稱赤湯沼

有靈均而後芳洲蘭芷始入于騷。有業卒而後八橋  
蘅杜始傳于詩。苟非得其人。則雖有名卉香草。不能  
遺芳馨於萬世也。我鄉白龍湖杜若。未聞有賞之者。  
今丙寅夏與友某。一瓢而遊。自深沼村放舟抵湖  
上。洲嶼無處無杜若。爭媚鬪妍于水邊沙際者。彌望  
粲然。與波綠鷺白相掩映。數千頃之湖。搖漾生姿。可  
謂奇觀矣。於是注一杯以酬花。因歎曰。夫杜若一隰



草耳。龍湖之花。與芳洲何異。而未曾顯于世者。蓋不  
經名士之賞也。豈非杜若之不幸乎。不唯物為然。人  
亦有之。幼而學壯而行。固宜展布其經綸。不幸而不  
遇。則終身鬱鬱。不能一施於世。不得不借物以攄懣  
慨。不卒之氣。此古人所以寄興于芳草也。然則隱逸  
之士。獨養其德。而汀渚之花。自蘊其芳。又何歟乎。不  
顯于世。亦所以成其高尚之志也。友曰善。因記之。

黎莼齋評曰。觸物比興。懷抱偉然。周子之蓮。林和  
靖之梅。屈子之菝蘭。淵明之菊。與此同一不朽矣。  
黃公度評曰。淵明之菊。茂叔之蓮。皆以人重。花之

幸不幸。在看花之人。人可不自勉乎。

沈梅史評曰。委婉曲折。正喻夾寫。似柳州文字。



戊辰八月上闕書

米澤藩軍監宮島誠一郎再拜。謹上封章。嚮者承藩主上杉齊憲之命。與仙臺藩主伊達慶邦臣某。齎與羽列藩連署書。代陳情于朝。以五月二十六日。自仙臺發汽船。取海道而來。途聞弊藩與仙臺共觸天譴。沒收藩邸。嚴禁二家臣隸入京師。不勝惶恐之至。伏思顧此事必因二藩處分會津之事。未詳達于朝廷也。逕欲伏闕備陳。則如嚴譴在身。何於是。擬天踊地叩。願作書以奏之于闕下。今春與羽鎮撫總督使之來仙臺也。命我藩主齊憲與伊達慶邦為



討會先鋒。齊憲奉命。即出兵境上以待。然我藩之於會津。夙有隣誼。無一言勸諭。而突然加兵。則于心有所不忍。故于四月望日。齊憲使叅政某發行營。入會津。說以開城謝罪之事。且曰。若不見從。則將相見于戎馬之間。而無如松平容保不從也。齊憲又遣支族上杉主水。老若林文瑞。至會津。再申以大義。反覆辯論。情辭甚苦。容保始黽勉從之。而藩士大夫復不肯從。曰。我主容保。曾入衛京師。勞動有功。屢蒙宸賞。有何逆罪。而受開城之辱。若師出無名。則我輩與城斃耳。伏水之事。倉卒驟發。勢不得阻。至遭天譴。

今貴藩重隣好。前來救援。誼不可抗。請無開城受辱。則唯命是從。如其後命。則請姑紓期以待。我老臣等諾之。于是容保出城屏居。乃使其臣梶原景武。及伊東某。山田某。持表哀訴于我軍門。我藩及仙臺重臣出接。先是仙臺奉督府令出兵。已戰于會津之東疆。故責之曰。我主慶邦親率兵出戰。汝主強項不服。今汝主離城屏居。無謝罪實効。則我兵不可解。汝速歸告容保。斬伏水之首謀。割會津之封土。以謝罪。景武等承服而去。閏四月八日。再來我軍門。告以削封斬首之議已決。務懇乞哀。於是我藩與仙臺謀。召奧羽



諸藩重臣于奧州白石。議之。齊憲聞之曰。此重事也。我不得不往。九日發米澤。抵白石。與伊達慶邦共詣岩沼。見督府九條道孝。縷述容保衷情。以書乞宥罪。督府領之。曰。速奏之。朝廷以釋之。二人喜。告之列藩。以待命。至二十日。督府俄下令曰。容保大罪。不容于天地。宜速征討。列藩愕然。不知所出。皆曰。自古降者受之。今容保謝罪。朝議誠宜寬恤。督府已領之。而猶不免。何物狂奴。假官軍以釋私憾。此必非光明正大王者師也。白石盟約於是乎成矣。二十四。藩憤然合從。遂解討會之兵。以拒官軍。飛檄四方。實閏四月。

二十日。此即東西戰爭之發端也。今也奧羽之事情。不貫徹于朝廷。兩軍相持。兵連禍結。不堪痛哭流涕之至。我主齊憲繼述祖宗遺訓。信義治國。特勤王事。先朝屢賜褒賞。累官至左近衛中將。今有何所怨。而揆貳于今上。臣職臣心。天神共鑒。且考今之時。朝廷內政未平。外交未固。洋夷跳梁。海口互市。時局一新。艱難百倍。加以鄂羅斯將朶頤于我。若一朝觀釁而動。南覬覦而來。則奧羽實北門之管鑰。萬一窮濫之民。通款于彼。非獨奧羽非皇國之有。即全境亦非朝廷之有。四分五裂。土崩瓦解而已。



印度之禍。殷鑑不遠。然則皇國之危急。於燃眉。誠宜東西和協。戮力邦家。為禦侮之要策也。容保恭順。處之寬典。則不戢。天戈帖服。與羽。皇威赫耀。民免塗炭。今日之事。莫過于此。我主齊憲。所盡心竭力。亦在于此也。區區小釁。遽觸宸怒。至以修德為仇。以盡忠為賊。主家之寬。何所告訴。此微臣所為肝膽迸裂。代為申明者矣。况與羽之為州。遐陬僻壤。王化之所未霑。德教之所未及。人民頑梗。風俗鄙陋。與中州大異。惟徐導之。則感悟向風。而急驅之。則激切梗化。初不知順逆之為何物。其形可惡。其情亦可憐。

也。仰望朝廷。以含宏之大度。行原宥之寬典。以高明之卓見。照壅塞之下情。休兵止戰。則與羽之民。感泣歸降。可立而待。朝議若不出於此。而驅六師以挫二州。天兵之所向。雖雷震颺。擊不難。勦滅而玉石俱焚。以致二州數萬之生靈。肝腦塗地。揆諸仁民愛物之心。當不其然。况又激慮生變。或至為叢驅。爵使民心外叛乎。現屆近冬。冰雪將來。二州兵氣益健。其於用兵。東西難易。果何如哉。臣伏願國家。顧全大局。開豁小過。乃為至計。不勝冒昧待罪之至。謹再拜慶應四年戊辰八月九日



何子裁評曰。一腔忠憤。出之以哀懇誠款。委婉曲折中。絕不露激昂詞氣。此上書極則。宜其能動聽也。後路指陳當日利害情景。尤為詳盡。使君於此固自不凡。

黎純齋評曰。書疏乃啓悟君上之體。貴有一種忠憤悱惻之意。流貫其間。斯足動聽。又必其人先有一段至理蘊蓄在胸。始能言之有物。然此非可偽為。孔子曰。修辭立其誠而已。劉子政之論甘延壽。谷永耿育之訟陳湯。所以能見納者。以其言真也。此書文氣樸直。頗與漢人為近。中間指陳拒命本

末情義兼至。一以懇誠出之。無策士詆諆氣習。切而不流於激。直而不失之野。故能上感主。知釋米澤仙臺兩藩之疑。解會津之危。脫與羽二州之厄。一舉而三善備。文之為用大矣哉。

黃公度評曰。忠悃懇懇。悽惻動人。後路指陳利害。尤為明瞭。此種文字。自足以格天地而感鬼神。張魯生評曰。其辭和而婉。其情曲以達。至誠格天。至誠感神。



與美國前伯理璽天德克蘭德書

謹呈大美國前伯理璽天德克蘭德公閣下。久聞盛名。如雷貫耳。今接英眉。喜出望外。伏惟近日暑氣迫人。貴體安和。敬賀敬賀。僕昔十六歲時。會貴邦使臣彼理君。來我江戶。僕年幼少。未辨時事。唯聞天下往來互市之事。紛紛議論而已。彼理君曰。貿易相通。宇內大公之道。其利于國家。不容疑慮。先取目前之事。譬之。如窗戶以防風雨。紙與玻璃。孰損孰益。此不待辯。至汽船電機等事。功用亦大。試為貿易五六年而自知。如果有害無益。則及時改圖。有何不可。回憶二



十七年來。恍如一夢。自我邦開港通商。與各國相交。實原于貴邦之厚意。其開國勢艱難。人事變更。漸得今日之佳境。方今閣下初來。可概想當時情狀。王政維新之後。我

聖皇與群臣。夙夜發憤。興利除弊。採各邦之有餘。以補我邦之不足。而無奈外國輸入之數。大踰我國輸出之數。遂致困難。是又可虞也。今我

朝廷改正條約。貴邦能先同盟諸國而認可。即鈐署之。於以知前使君不我欺。今使君不我後也。貴邦仁君良相。宜永遠和好親睦。無復款慮矣。余常揭閣下

之良友林根公。真像於座右。以拜其交誼之厚。今又得近光采親談論。何幸如之。謹呈單柬於左右。以代名刺云爾。明治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

黎莚齋評曰。四百言中。於開港始末通商利弊。已舉無遺。自非作者胸有智珠。洞觀彼己情事。不能言之切中如此。其行文亦復波瀾老成。無策士縱橫習氣。尤為茹古功深。

張魯生評曰。侃侃而談。娓娓可聽。



著  
漢  
堂  
詩  
集